

现代汉字构件的组合关系研究

成宇

东北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7i3.4938

[摘要] 构件作为现代汉字的构形元素的定位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它是整字内部携带音形义信息的最小单位。但是,目前基于构件的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仍然只局限在构意功能和构意动态结构的研究方面,而基于语义组配方面的描述却寥寥无几。本文首先论述了整字构意中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的存在,并指出这一构件间的语义组配关系即构件间的组合关系;最后,又通过实例进一步讨论了构件语义组配关系的3个一级类别、7个二级类别、13个三级类别。构件的组合关系研究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认识。

[关键词] 现代汉字构件; 组合关系; 构件语义组配; 事件域矩阵

中图分类号: H122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Yu Ch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ity

[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component as 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t is the smallest unit that carries sound, shape and meaning information within the whole word.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system based on component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study of semantic function and dynamic structure, while there are few descriptions based on semantic assembly.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existence of component semantic collocation relation in the whole word struc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emantic collocation relation among components is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 among components. Finally, we further discuss through examples 3 first-level categories, 7 second-level categories and 13 third-level categories of component semantic assembly relations. The study of the component combination should be abl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 Combinatorial relation; Component semantic collocation; Event-Domain Matrix

引言

构件是汉字的构形元素(也称部件)。当一个形体被用来构成其他字,成为所构字的一部分时,我们称之为所构字的构件(王宁2018: 97)。因此,构件只有在构形汉字时才称之为构件,一切脱离整字构形的构件研究都势必不会成功。清人王筠在其《文字蒙求》自序中指出:“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王筠所谓的“一字中的数字”就是构件,足见古人早已认识到构件的重要意义,要想理解整字的构形、构意,必须以“构件”构形整字的理据为出发点。

王宁也具有同样的观点,她(2018: 105)指出:“识别构件非常重要,因为构件是释读汉字的基础。把汉字的书写单位和构形

单位区别开来,在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对分析汉字结构的实践更为重要。”那么,作为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构件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体现整字构意进而构形整字的呢?我们认为:第一,现代汉字构形的外在表现是汉字构件的拼形,但其构形的内在心理过程却是构件所承载的基础语义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组配的过程;第二,构件与构件在这一语义组配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于语义结构的联系即构件间的组合关系;第三,基于语义组配的现代汉字构件的组合关系研究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认识。

1 整字构意中的构件语义组配

张志毅、张庆云(2012: 177)曾经从“同素”的角度研究过语义单位间的语义依赖关系引发的组配,并指出:组合成一个义

位或义丛的各语义单位常至少含有一个共同的义素。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汉字内部构件的语义组配中。如“粉”，《说文·米部》：“粉，傅面者也。从米，分声。”《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粉”是被研碎的米粉末，在形声字“粉”两个构件中，“分”具有“分解”义，“米”是被分解的对象，“分”的意义内部隐含着“米”的意义。又如“初”，《说文·刀部》：“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虽然施事者是人，但刀是人裁剪衣服这一事件的工具，又可转喻性地指裁剪这一行为，“刀”所具有的“裁剪”意义中隐含着“衣”的意义。可见，开展语义单位的组配分析研究必须以语言的体验性为前提。脱离了语言规律抽象于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实际生活体验，我们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无的放矢。

这正如徐通锵(2019:271)所指出：“字的理据性实质上就是汉语如何用字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义是核心，音与形是表现这一核心的物质形式”。可见，汉字构形反映了人类通过体验客观世界在心智中构建起来的人化的世界，与语义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刚刚论述过的“粉”字与“初”字的构意“研米使分散”和“裁衣之始”就是在“现实规则的投射”下的语义编码的表现。这一语义编码具有认知上的事件性。

王寅(2007:240)指出：“人们是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并将其作为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这也完全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人们在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逐步形成了语言中的种种表达现象。”人们在这一事件性认知习惯的基础上对头脑中的概念和意象进行语义编码的时候，事件结构内的要素间是具有语义上的联系的。我们认为这一联系可以通过“语义格”来更清晰地表述出来。

“语义格”理论最先是菲尔墨(C. J. Fillmore)提出的。这里所说的“格”并不是传统语言学中的“句法格”。叶文曦(2018:84)指出：“传统的格概念虽然也涉及语义，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语法的问题，指的是语文结构的语法实现形式，表现为表层的语法标记，所以也可以称为语法格，如主格、宾格等。一个句子有语义结构，还有句法结构，语义是深层的，句法是表层的。传统的语法格主要是表层的问题，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语法格；菲尔墨讲的语义格主要是深层的问题，所有的语言都应该有语义格。”既然汉字的构形体现了汉语言的语义编码，那么汉字内部的构件组配就应该表现出语义格关系，如上文提到的“粉”与“初”二字内部的构件间的组配就蕴含着语义格关系。“粉”字中“分”与“米”二构件间的关系就具有语义上的行为与客体(受事)的关系，而“初”字中的“刀”与“衤”二构件间则具有行为与客体(结果)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使本文的汉字构形理据的资料来源准确，我们在字源方面选择了三个主要资料来源：第一，《古文字谱系疏证》；第二，《字源》；第三，《汉字源流大典》。在构件方

面，我们主要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

2 构件组合关系的类型

通过对《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3500一级常用字中1000个所选汉字的构件语义组配分析，我们又进一步根据各整字内部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中的可表“行为”义或具有语义格关系的直接参与构意的构件的数量、功能、语义格关系类别、基础义及引申义归纳出了以下3个一级类别、7个二级类别、13个三级类别。“直接构件”可以是基础构件(514个基础构件)，也可以是基础构件的组合，处在整字构形的最后一个层次。

表1 现代汉字构件语义组配模型分类

| 一级类别 | 二级类别 | 三级类别 |
|--------|-------------|----------|
| 无行为有事件 | 无行为单事件 | 角色 |
| | | 情景 |
| | 无行为双事件 | 角色、角色 |
| | | 角色、情景 |
| | | 情景、情景 |
| | 无行为多事件 | 角色、角色、角色 |
| | | 角色、情景、情景 |
| | | 角色、角色、角色 |
| | 有行为无事件 | 单行为无事件 |
| 有行为有事件 | 单行为单事件 | 行为、角色 |
| | | 行为、情景 |
| | 单行为双事件 | 行为、角色、角色 |
| 双行为双事件 | 行为、行为、角色、角色 | |

2.1 无行为有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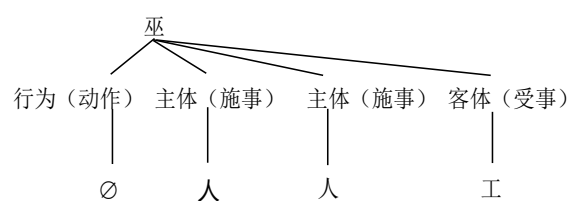


图1 “巫”字语义组配

在属于“无行为有事件”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只有表示事件的直接构件，没有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中的构件，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

的构件。根据“无行为有事体”中的直接构件数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无行为有事体”分为“无行为单事体”、“无行为双事体”和“无行为多事体”。请看以下实例(图1)。

我们可以将“巫”的构意“二人持祭祀用具祭祀”视为一个动态事件,两个构件“人”的引申义“一人”分别都作为事件的主体(施事),构件“工”的引申义“祭祀用具”作为事件的客体(受事)。故“巫”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无行为有事体”,二级类别“无行为多事体”,三级类别“角色、角色、角色”。

2.2 有行为无事体

在属于“有行为无事体”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具有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中的直接构件,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的构件。根据“有行为无事体”语义组配中的构件数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只有一个表达行为的构件的语义组配模型称为“单行为无事体”。

单行为无事体指的是在一个字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只具有一个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中的直接构件,没有构件的基本义可以直接填充表事体的语义部分,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的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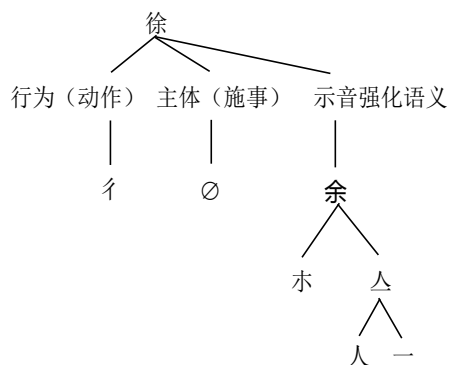


图2 “徐”字语义组配

我们可以将“徐”的构意“缓慢行走”视为一个动态事件,构件“彳”的引申义“缓慢行走”作为事件的行为(动作),构件“人”、“水”与构件“一”相合构结为“余”作为示音构件。故“徐”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有行为无事体”,二级类别“单行为无事体”,三级类别“行为”。

2.3 有行为有事体

在属于“有行为有事体”的构件语义组配中,不仅具有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中的直接构件,也具有可直接表示事体的另一个直接构件,有时已有的表义构件可同时具有示音功能或可再出现另一个具有示音功能的构件。根据“有行为有事体”语义组配中的构件数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分为“单行为单事体”、单行为双事体、双行为双事体。请看以下实例。

我们可以将“货”的构意“财物在拥有者间转换”视为一个动态事件,将构件“亻”与“匕”的构结体直接构件“化”的基本义“变化”作为事件的行为(动作),构件“贝”作为事件的

主体(当事),构件“亻”与“匕”的构结体“化”也具有示音功能。故“货”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有行为有事体”,二级类别“单行为单事体”,三级类别“行为、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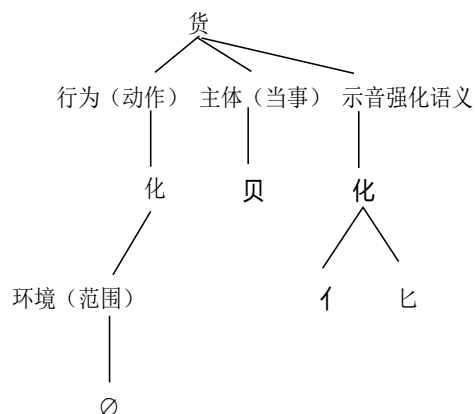


图3 “货”字语义组配

3 结语

通过对现代汉字构件的组合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构件虽然数量有限,却可以组构出数量众多的汉字的原因。那就是造字者可以使用有限的构件将语义附着在构件的语义组配过程中,以一种可描述自身实际生存体验过的典型事件的方式编码出来。有限的构件间的语义组配是具有规律的,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就是构件的组合关系。

传统上我们习惯于从构件构形整字时的构意功能角度去审视汉字的构形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加入构件构形整字时的语义组配视角,必定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Huang,Dekuan(黄德宽).2005.Guwenzi Puxi Shuzheng 古文字谱系疏证[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Annotation],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北京:商务印书馆[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 [2]Li,Xueqin(李学勤).2012.Ziyuan字源[The Etym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Tianjin: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3]Qian,Zhongli(钱中立).2020. Hanzhi yuanliu Dadian汉字源流大典[Chinese Character Origin Dictionary],Beijing:Huayu Jiaoxue Chubanshe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Beijing:SinoLingua].
- [4]Shu,Dingfang(束定芳).2014. Shenme Shi Yuyixue 什么是语义学[What Is Semantics],Shanghai: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5]Xu,Tongqiang(徐通锵).2019.Yuanlun-Yuyixing Yuyan de Jiegou Yuanli he Yanjiu Fangfa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Language Theory -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Semantic Languages],Beijing:北京:商务印书馆[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6]Wang,Ning(王宁).2018.Hanzi Gouxingxue Daolun汉字构形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Beijing:Shangwu Yinshuguan北京:商务印书馆[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7]Wang,Yin(王寅).2018.Renzhi Yuyanxue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8]Wang,Yun(王筠).1962.Wenzi Mengqiu文字蒙求[Chinese character enlightenment],Beijing: Zhonghua Shuju北京:中华书局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9]Ye,Wenxi(叶文曦).2018. Yuyixue Jiaocheng语义学教程[Course in Semantics.Beijing],Beijing:Beijing Daxue Chubanshe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0]Zhang,Zhiyi(张志毅),&Qingyun Zhang(张庆云).2012. Cihui Yuyixue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Beijing:北京:商

务印书馆[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11]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bu Yuyan Wenzhi Gongzuo Weiyuanhui(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3.Tongyong Guifan Hanzibiao通用规范汉字表[General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 Table],Beijing:Yuwen Chubanshe北京:语文出版社[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Press].

[12]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bu Yuyan Wenzhi Gongzuo Weiyuanhui(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9. Yuyan Wenzhi Guifan—Xiandai Changyong Zi Bujian ji Bujian Mingcheng Guifan语言文字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Specification of Common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and Component Names],Beijing:Yuwen Chubanshe北京:语文出版社[Beijing:Language & Culture Press].Cruse,D. A.1986.Lexical Seman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成宇(1981—),男,法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字。